

地

獄

門

下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地 狱 门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远 东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 - 1998 - 034

地狱门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---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3 字数:63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---

ISBN7-222-02661-4/1·672 (上、中、下册)定价:46.80 元

## 第十五章 追魂掌

老太太说完之后，摔脱两个婢女，颤巍巍的向楚兆平走去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伸手一拦，道：

“你这是何苦，身罹重疾，跑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老妇人理都不理他，硬从他的身边挤了过去。

卧龙堡主向后退了一步，对两个婢女说道：

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你家主母卧病之中，竟敢冒寒露夜扶了出来，还不快搀扶回房，你家主母如有个长短，小心你们的狗命！”

两个婢女一惊，正感进退维谷，老夫人忽然气愤的说道：

“你最好别指桑骂槐，是老身自己要出来的，与两个丫头毫无关系，犯不着拿她们两个当出气筒，有什么话对老身说吧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沉思一下，道：

“现在天寒夜凉，你又一向身体欠佳，还是赶快回房去吧，孩子们的事用不到你来管。”

老妇人一抹如涌的泪水，恨声说道：

“要老身回房去可以，平儿必须跟着我一块儿走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不假思索的道：

“那不行，他忤逆不孝，断断不能饶恕！”

老妇人怒目一瞪，道：

“你这个做父亲的真的要残杀自己的亲生骨肉？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沉脸说道：

“咱们生了他，乃是楚家的大不幸，老夫为了向楚家历代祖先有个交代，必须按逆伦大罪论刑！”

老妇人闻言气愤难当，一抡手中福禄寿拐杖，劈头就打，道：

“好，你杀吧，你把他们都杀了好啦，老身已是风烛残年之人，你索性把我也杀了更清静！”

铁笼之内地方狭小，闭躲十分困难，楚云飞深知老伴身染重疾，不敢封挡，蓬的一拐杖打在了脊背之上，隐隐作痛。

这一拐杖打得恰到好处，楚云飞一闪，正巧让出路来，老太太前冲三步，伸手一拉二子兆平，道：

“平儿，走！跟着老娘走，谁敢拦阻，老娘就和谁拼命！”

楚兆平蓦地整个身躯往老娘怀中一投，望着脚上铁链，

道：

“娘，孩儿在临终之前，能够见你老人家一面已经心满意足了，别为我和爹斗气，你老人家还是快快回房去吧。”

越说越伤心，伏在母亲怀中痛哭起来。

老太太愤怒不已的道：

“孩子，别胡说，咱们娘儿俩生在一起，死在一道，你那狠心的老子今天如果不把你放出来，为娘的也不想出去了！”

眼见爱子脚链未解，心中酸疼，一望卧龙堡主的手中锯锁，道：

“拿来！”

卧龙堡主一怔，道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老妇人道：

“老身要放平儿出来。”

卧龙堡主肯定的道：

“不行，这是楚家的家法！”

老妇人大怒，叱道：

“我不管你什么家法不家法，你不放他出来，老身就和你拼命！”

福禄寿拐杖一抡，又扫了过去。

卧龙堡主闪身一避，道：

“你疯啦，他差点把咱们楚家历代祖先既得的清誉断送

无馀，你这个做母亲的人不思相夫教子不力，反而护长护短……”

老妇人闻言气得脸色泛白，道：

“难道说你这个做父亲的就没有错，要不是你当年硬逼他，平儿怎会和伏虎庄的丫头私奔，平儿如有个三长两短，老身就问你耍人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面对这位相守五十馀年的老伴，心内恼火，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思忖半晌，扭头对三个儿子道：

“她身体不好，多言劳累，快进来把她扶回房去！”

三人听完，觉得母亲留在此地，很可能发生更不幸的意外，当下颌首应诺，长子万里追风楚兆宇当先侧身走了进来，恭恭敬敬的道：

“娘，你老人家应该保重身体，快随孩儿……”

劈！话还没有说完，忽觉眼前拐影如山，破风打到，腮膀子上一阵奇痛，张嘴连喷了两口鲜血。

老妇人盛怒之下给了兆宇一拐杖后叱道：

“好啊，老身养你这么大，你居然和你爹站在一起，来欺负为娘的与你弟弟，哼！你们谁敢踏进这铁笼一步，别怪为娘的手下无情！”

三人见母亲怒不可当，相顾黯然，谁还敢再进一步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见到这般情景，难耐心头怒火，喝道：

“你今天是怎么啦，再不回房去，休怨老夫不念五十年夫妻之情……”

老妇人手中的福禄寿拐仗在地上猛一捣，道：

“亏你还提五十年恩爱，你但有三分夫妻之情，就不该这样对待平儿，别的事老身一概不管，今天你就休想伤平儿的一根汗毛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怒道：

“他今天是死定啦，任何人也阻挡不了！？”

霍地向前疾冲一步，骈指疾点兆平“期门”死穴。

老妇人睹状，气得全身发抖，挥杖相迎，叱道：

“你要杀就先把老身杀了好啦，我们娘儿俩生在一起，死在一道。”

心中震怒，杖风呼啸，如疯似狂的向卧龙堡主打去。

卧龙堡主知老伴体弱力虚，不堪一击，未敢出手还击。

老妇人心火大发，手下却丝毫也没有留情，“劈”的一响，打中楚云飞的颈项，立时暴现出一条血红的杖痕。

这一下，可把老堡主惹火了，虎目一瞪，凶光四射，扬掌待发，如箭在弦。

楚兆平暗暗叫苦，不愿双亲动手相搏，跪在母亲面前，泣道：

“娘，你老人家别管平儿，快去吧，孩儿死后，但求你老人家能向爹讨情葬在楚家祖坟上，就于愿已足……”

老妇人听在耳中，痛在心里，恨声的说道：

“平儿，别胡说，在娘没死之前，谁也别想加害于你……”



卧龙堡主楚云飞乍然一声暴喝，屋瓦响动，耳似雷鸣，面上杀气浓浓，咬牙切齿的喝道：

“哼！他忤逆不孝，罪孽深重，谁也救不了他，不信老夫就把他杀在你面前看！”

右臂一抖，掌出似剪，“追魂夺命”，向楚兆平当胸攻到。

他年逾古稀，修为至深，一掌攻出，敢情威猛凌厉，其锋锐不可当。

楚兆平身为子，不敢还手相抗，瞬间掌风已到，生死须臾。

兆平不敢还手相抗，老妇人却不肯袖手旁观，见状身形横移半步，拦在爱子兆平身前，叱道：

“老娘和你拼啦！”

连人带杖，冲着来掌扑了上去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忽然一沉脸，断喝道：

“好，你想和逆子一起走，我就成全你！”

猛一垫足，劲力又加三分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老伴猛扑而上。

万里追风楚兆宇等三兄弟眼见心惊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帮母亲？还是该帮父亲？

田枫见状，愤愤不平，心道：

“这人的心肠怎么这般狠毒，竟然对结发五十年的老妻下这等杀手……”

楚兆平见母亲危在旦夕，不禁大为惶急，情急之下，哪还容得他仔细考虑，陡地挺身站起，挥动手上铁链，拦腰向父亲扫去。

蓦然，铁笼之中响起一阵金铁交鸣声，掌风相撞声，惨叫声，厉吼声……

屋顶也被旋滚劲风震塌一块，破砖碎瓦纷纷而下，尘土飞扬，一片浑沌，令人看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悲惨事故？

一切静止之后，大家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，卧龙堡主楚云飞靠在铁笼的左边，左肋下衣襟被割破一块，血迹隐隐可见，无疑，这是被亲儿子兆平手上铁链所伤，可是，这能说是楚兆平大逆不道吗？不！不能！他是为了救自己的母亲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，否则他即使死到临头，也不会出手相抗。

老妇人本是有病之人，体弱力虚之下，如何能消受得起楚云飞的雷霆一击，只见她老人家倒卧在铁笼的右边，全身被撞得血迹斑斑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楚兆平满面泪痕，一脸戚容，正跪在母亲身旁，替母亲擦拭着脸上血痕，并且不停的喊道：

“娘，醒醒！娘，醒醒！是不孝的儿害了你老人家了！”

楚云飞掌力浑厚，全力出掌，按理兆平母子九死一生，现在看起来，似是不幸中的大幸，难道说有人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出手相助？

嗯，有！

谁？不用问，那是身怀武林盟主令牌的独臂英雄田枫。

田枫适才看得气愤不平，曾发出一记阴柔掌力，不然，他们定会两败俱伤，甚至同归于尽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愤火冲胸，恨意绵绵，呆愣一阵之后，摸摸左肋伤处，眉尖一挑，疾进两步，站在二子兆平面前，狠狠的瞪了老伴一眼，对兆平说道：

“这下就好啦，我看还有谁再敢来替你讨饶乞命，还不快跪在老夫面前受死！”

楚兆平闻言，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，目光恋恋不舍的注视母亲良久之后，然后转身跪在父亲脚前，泣道：

“爹，孩儿知罪，请你老人家快点把孩儿一掌劈死吧！”

卧龙堡主沧海独夫楚云飞脸色一寒，冷冰冰的道：

“那还用说，你今天是死定啦！”

振臂运掌暗将功力蕴集在右掌心上，呼的一掌，向二子兆平的天灵盖猛劈而下。

卟！掌招刚刚攻出一半，异响突起，无与伦比的强劲掌一风被“乾坤指”穿透，楚云飞下拍的劲力立散。

田枫一声不响的攻出一指后，道：

“老前辈乃是一代大侠的身份，怎么一点人性也没有？”

这话说来声冷气厉，字字如刀，一派教训的口气，直听得全场震怒，剑拔弩张。

万里追风楚兆宇、三首天魔楚兆森单掌伏虎楚兆南首先发难，从三面一涌而上。

田枫环目一扫，屈指待发，厉色喝道：

“不怕死的尽管上，田枫请你们尝尝‘乾坤指’的味道！”

“乾坤指”名震天下，他们曾亲眼见金凤和夺命二鬼指下称臣，而且，在“恨天寺”暗处看见夺命二鬼死在“乾坤指”下，银凤、玉凤也险些儿送了性命，今见他怒气冲天，屈指待发，哪个还敢再进半步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为人城府极深，心中虽然恨透田枫，亟欲制他死命，表面却依旧强自忍了下来，阴森森的道：

“田少侠说话怎么言而无信？”

田枫一怔，道：

“在下什么地方失信于人？”

楚云飞冷然一哼，道：

“少侠曾声言不过问老夫家务之事，适才为何出手相拦？”

田枫一呆，忽然伸手入怀，取出盟主令牌，理直气壮的道：

“适才之事，不是我田枫伸手过问，而是武林盟主伸手过问！”

沧海独夫楚云飞闻言一颤，心内透凉，沉声说道：

“老夫家务之事，就是武林盟主也管不到！”

田枫肃容满面的道：

“笑话，天下没有武林盟主管不到的事，再说，在下并非有意过问老前辈家务之事，而是敦请老前辈即刻起身就

道，前去参加英雄大会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闻言脸色一整，郑重的说道：

“那就好，等老夫把逆子处决之后，就陪少侠登程上道！”

说着，铁掌倏展，劲力待发，就要出手。

田枫昂首一啸，傲然言道：

“住手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一怔，气愤的道：

“田少侠怎么一再出尔反尔，究竟居心何在？”

田枫一字一咬牙的道：

“在下什么地方出尔反尔？田枫并无阻止你杀害亲生儿子的意思，而是以武林盟主的身份，请卧龙堡主即刻动身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明知他强词夺理，但又义正词严，欲辩无言，略一思忖之后，沉脸说道：

“等老夫杀掉逆子兆平之后再走不行？”

田枫坚决的说道：

“不行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不禁大怒，喝道：

“老夫不参加英雄大会行不行？”

田枫大声说道：

“也不行，昔年你们既然当众宣誓奉衡山普济寺的掌门人为武林盟主，凡是盟主令牌所到之处，必须俯首听命，违者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气得须发倒竖，喝道：

“不行也得行，老夫先把逆子杀掉，再和你计较长短！”  
扬掌再发，决心一击置亲生儿子于死地。

万里追风楚兆宇、三首天魔楚兆森、单掌伏虎楚兆南，情知事态严重，祸事随时都会发生，忙欺身进步，蓄势待发，看来只要田枫一动手阻拦，三人六掌就会一齐攻来。

岂知，这一次田枫却没有出手过问。

不过，他所表现的，比出手过问还要严厉三分，只见他高举武林盟主令牌，爽声说道：

“卧龙堡所有的人听令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以及三个儿子和一切随来之人，耳闻目见，寒意透心。武林盟主令牌，乃是至尊至贵，至神至圣之物，谁敢逞强反抗？一齐仆伏在地，异口同声的喊道：

“恭聆武林盟主令谕！”

田枫扬目一扫，面带冷笑，郑重其事的道：

“命尔等即刻整装就道，前往普济寺下院后山山谷参加英雄大会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抬起头来，诚恐诚惶的道：

“敢请武林盟主准许老夫稍缓片刻，再行动身！”

田枫道：

“目下情势紧急，万恶妖妇要在三天之后前去群豪聚会之处拜山，时间迫在眉睫，所请免议！”

卧龙堡主心头震颤，口中说道：

“一刻半刻也不行？”

田枫斩钉截铁的道：

“一分一秒也不行！怎么？你敢反抗武林盟主的令谕？”

卧龙堡主沧海独夫闻言暗暗一叹，垂首言道：

“不敢！”

田枫朗朗说道：

“那就别再啰嗦，快点起来准备动身吧！”

沧海独夫楚云飞以及三个儿子等人，齐声喊了一声：

“谨遵武林盟主法谕！”后，相继起身站起。

楚云飞目注二子兆平，恨犹未消，但眼前有一个武功高强，又兼手持武林盟主令牌的田枫，却丝毫也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举步缓缓的走出铁笼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一走出铁笼，两个婢女立时侧身而入，当先把昏迷不醒的老妇人扶回房去。

接着，卧龙堡主，三个儿子，与其他堡内高手，也相继离开。

田枫最是小心谨慎，一直等大家走光之后，黯然的望了悲伤过度，业已进入半昏迷状态的楚兆平一眼，方才举步走出囚室，和卧龙堡主并肩而去。

默行片刻，卧龙堡主楚云飞小心翼翼的道：

“田少侠，此去任重道远，吉凶未卜，可否容老夫把堡内之事，稍作交代？”

田枫想了想，道：

“好吧，不过希望老前辈最好不是为残杀你自己亲生的骨肉！”

卧龙堡主一怔，道：

“不敢，适才老夫只是一时气极冲动，现在回想起来颇感后悔，不管怎么说，兆平毕竟是老夫的亲生骨肉，他即使犯下天大的过错，我楚云飞也不忍亲手杀害呀！”

田枫也不知他的话是真是假，闻言漫应了两句，人已走至一间静室的门口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遣散三个儿子以及堡内高手，开门揖客，进房入座，道：

“少侠光临寒舍，老夫一直未曾以礼相待，现已交代厨下准备酒食，一来接风洗尘，二来也好让犬子兆宇兆森他们准备一下。”

田枫道：

“厚赐不敢接受，倒是请老前辈快点准备，及早动身，因为英雄大会上人手不济，亟需老前辈鼎力相助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道：

“少侠但请放心，至迟三刻之后便可动身，不过，无论如何少侠必须在此稍进饮食，不然就未免太看不起我楚云飞了！”

田枫心忧普济寺后山群豪的安危，那有心情饮宴，方待出言辞谢，推门走进两个堡丁，片刻工夫不到，便摆好一桌酒席。



事到如今，田枫欲拒无言，在盛意难却的情形下，只好勉为其难的稍进一些酒食。

酒过三巡，忽闻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卧龙堡主一惊，首先起身离席。

刚刚走至门口，长孙楚安推门而入，满脸惊慌之色，望了田枫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卧龙堡主楚云飞情知问题一定发生在西域哀娘母女身上，深恐田枫窥透隐秘，伸手过问，忙深意的望着楚安，道：

“安儿，是不是你祖母的病情恶化？……”

楚安生来颖慧过人，察言观色，已知祖父用意所在，连忙接道：

“是的，祖母病情恶化，危在旦夕，请爷爷快过去一下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闻言一喜，已找到离席的藉口，扭头对田枫道：

“田少侠请少待独饮，老夫失陪片刻，去探望一下老伴的病情便归！”

田枫心急如焚，恨不得立刻离开卧龙堡，飞到英雄大会上去，但，人家结发五十年的老妻病重，总不能不准人家前去探望？听毕一想，道：

“老前辈快请自便，在下在此相候就是！”

卧龙堡主楚云飞听完，暗暗称幸，再说一声：